

# 中国汉传佛教 知识概要

郑立新 著



# 中国汉传佛教 知识概要

郑立新 著



# **中国汉传佛教知识概要**

作者  
**郑立新**

出版发行  
**佛教文化中心**  
**105 Punggol Road, Singapore 546636**  
电话：**6489 8161**  
网址：**www.sbws.org.sg**  
电邮：**sbws@sbws.org.sg**

承印  
**Bi-Kim Print**

**2008年9月初版**  
**版权所有（赠阅品 Complimentary Copy）**

# 序

郑立新先生，湖北监利人，1916年出生，早年就读于四川汉藏教理院。1946年出国留学于锡兰（今斯里兰卡）深造，对佛教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51年回国，曾任《现代佛学》编辑。其后即在中国佛教协会从事外事和教务工作，并就佛教史料进行研究，对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颇有贡献。他有译著多部，为中国佛教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郑立新先生退休以后，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止，撰写以佛教史实为基础，深入浅出正确认识佛教的通俗著作《中国汉传佛教知识概要》一书，以纠正社会上某些人士对佛教不正确的看法。

文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二千多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吸收和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因此对中国佛教的正确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郑先生这部《中国汉传佛教知识概要》著作，历时二载才写成，对一些史实作了反复、深入、细致的推敲和核查，所述内容可靠可信。我有幸于2005年拜读该书原稿，在拜读之际，竟不能间断，逐章阅读至终篇。该书文字通俗，可读、可信，且系统而史料丰富。可以说此书具有知识性、史料性、系统性、客观性和可读性的特点，对正确认识佛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有价值之作。

《中国汉传佛教知识概要》适宜于各界人士阅读。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阅读此书，有助于思想沟通，相互尊重和理解，有利于为实现国家建设共同理想而团结合作；佛教四众弟子阅读此书，有助于坚持对佛教正确认识，以利于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佛教组织、佛教团体的教职、工作人员阅读此书，有助于正信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这当然要读者从阅读中深入体会。

郑先生是一位深具严谨、求实、细致作风的研究者，办事、写作一丝不苟，我每有习作请教于他，他对文中错漏字、标点符号不妥之处，均一一指出，使我深为感动，真是我学习的楷模，是我的良师益友。郑

先生的敬业精神，可敬可佩，直至退休以后，仍努力钻研，勤奋写作，使我想起“老年是人生最壮丽的晚霞”，此言非虚。郑先生“苍龙日暮还行西，老树春深更著花”的精神，在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伟大建设事业的发展，值得大大发扬。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就作为本书的序言。

徐季良

2006年6月18日



# 《中国汉传佛教知识概要》目录

|                |    |
|----------------|----|
| 序              | 1  |
| 前 言            | 7  |
| 第一章 中国佛教三大传承史略 | 8  |
| 第一节 概 说        | 8  |
| 第二节 汉传佛教史略     | 8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史略     | 16 |
| 第四节 傣传佛教史略     | 19 |
| 第二章 汉传佛教的三藏经典  | 24 |
| 第一节 概 说        | 24 |
| 第二节 经律论的由来     | 25 |
| 第三节 汉传佛典的翻译    | 28 |
| 第四节 三藏经典的构成和定式 | 30 |
| 第五节 三藏经典的版本    | 31 |
| 第六节 佛典翻译的主要译师  | 34 |
| 第三章 佛教的基本教义    | 41 |
| 第一节 概 说        | 41 |
| 第二节 四谛八正道      | 41 |
| 第三节 十二缘起       | 42 |
| 第四节 四摄和六度      | 43 |
| 第四章 汉传佛教宗派和祖庭  | 46 |
| 第一节 概 说        | 46 |
| 第二节 天台宗及其祖庭    | 47 |
| 第三节 三论宗及其祖庭    | 50 |
| 第四节 华严宗及其祖庭    | 53 |
| 第五节 唯识宗及其祖庭    | 55 |
| 第六节 南山律宗及其祖庭   | 58 |
| 第七节 禅宗及其祖庭     | 61 |

|                  |     |
|------------------|-----|
| 第八节 净土宗及其祖庭      | 68  |
| 第九节 真言宗及其祖庭      | 74  |
| 第五章 佛教的寺和塔       | 82  |
| 第一节 概 说          | 82  |
| 第二节 寺的由来和发展      | 82  |
| 第三节 丛林制度与寺院建筑的布局 | 85  |
| 第四节 寺院内供奉的圣像     | 88  |
| 第五节 塔的起源和发展      | 93  |
| 第六章 僧团组织与寺院生活    | 97  |
| 第一节 概 说          | 97  |
| 第二节 僧团组织原则与僧职    | 98  |
| 第三节 寺僧遵守的戒律和清规   | 101 |
| 第四节 寺院日常生活       | 103 |
| 第五节 佛事活动         | 106 |
| 第六节 佛教节日         | 109 |
| 第七节 寺院经济来源       | 112 |
| 第七章 重点寺院简介       | 115 |
| 第一节 概 说          | 115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的寺院      | 115 |
| 第三节 华北地区的寺院      | 117 |
| 第四节 中南地区的寺院      | 126 |
| 第五节 华东地区的寺院      | 133 |
| 第六节 西北地区的寺院      | 147 |
| 第八章 佛教的名山圣地      | 157 |
| 第一节 概 说          | 157 |
| 第二节 文殊道场清凉山      | 157 |
| 第三节 观音道场普陀山      | 163 |
| 第四节 地藏道场九华山      | 170 |
| 第五节 普贤道场峨眉山      | 174 |

|                    |     |
|--------------------|-----|
| 第六节 禅门五家七宗的祖源圣地南岳山 | 180 |
| 第九章 佛教石窟艺术         | 185 |
| 第一节 概 说            | 185 |
| 第二节 莫高窟            | 186 |
| 第三节 麦积山            | 189 |
| 第四节 炳灵寺            | 192 |
| 第五节 云 岗            | 194 |
| 第六节 龙 门            | 197 |
| 第七节 大 足            | 200 |
| 第八节 新 疆            | 203 |
| 第十章 佛教社团组织与佛教事业    | 206 |
| 第一节 概 说            | 206 |
| 第二节 佛教社团组织         | 206 |
| 第三节 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 208 |
| 第四节 佛教慈善事业         | 213 |
| 第十一章 中外佛教友好交流      | 214 |
| 第一节 概 说            | 214 |
| 第二节 中国与印度          | 214 |
| 第三节 中国与尼泊尔         | 217 |
| 第四节 中国与斯里兰卡        | 220 |
| 第五节 中国与泰国          | 223 |
| 第六节 中国与缅甸          | 225 |
| 第七节 中国与柬埔寨         | 227 |
| 第八节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 229 |
| 第九节 中国与朝鲜          | 233 |
| 第十节 中国与日本          | 235 |
| 第十一节 中国与越南         | 240 |
| 第十二节 中国与新加坡        | 243 |



# 前言

印度的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况不同，所以佛教为适应新的环境，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会，在某些制度方面，如乞食制度和念诵制度等，亦逐渐起了变化。这些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因为佛教中国化了，所以称为“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本来分为三大语系（或称“三大传承”），即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但是这本小册子主要是介绍中国佛教汉语系的各种情况。至于其他两系佛教的情况，只在第一章中作了一些历史性的简要回顾。从第二章开始，谈的是中国佛教汉语系各方面的具体问题。首先谈的是三藏经典问题。经典（法）是佛教的三宝之一。中国佛教的三藏经典的翻译，是一项巨大的文字工程，它的形成和出版，不知倾注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智慧。中国佛教徒有了经典之后，就开始创宗立派。中国佛教汉语系一共有八大宗派，详见本书第四章各节。

寺和塔是佛教存在的象征性标志。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寺和塔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佛教存在。关于寺和塔的起源和发展，笔者作了一些历史性探讨。寺院又是僧人居住、修持和弘法的基地，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佛事活动和寺院的经济来源等，尽可能都作了一些说明。为了扩大读者对佛教设施的视野，本书简介的寺院，包括各宗祖庭和各名山圣地的寺院，先后有一百多座。此外，还介绍了石窟艺术七处，供读者了解情况，如有机会，不妨前去欣赏。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关于佛教的社团组织，可能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本书第十章专门作了介绍，这就是各级佛教协会和居士林以及这些组织所办的佛教事业。最后介绍了中国佛教界从古以来就重视与亚洲一些佛教国家的关系和友好往来。这种往来，既有利于互相了解与交流，也有利于友谊的增进。

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汉传佛教情况，对希望了解佛教的人来说，可能有些帮助；对佛教旅游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笔者知识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第一章 中国佛教三大传承史略



## 第一节 概 说

8

佛教产生于印度，从时间上讲，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之间，创始人是释迦牟尼（Śākyamuni），传到中国来之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融会和发展，称为“中国佛教”。习惯上所说的中国佛教，是指汉族地区流传的佛教，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中国佛教，实际是三个系统或三种传承，即汉传佛教（又称“汉语系佛教”）、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和傣传佛教（又称“巴利语系佛教”）。这三大传承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先后，地域有差别，弘扬的教义亦各有偏重。至于社会历史背景、僧团制度和生活方式，那就更不相同了。总的来说，汉传佛教从印度文翻译的经典，是用汉文写成的，流传于我国汉族地区；藏传佛教翻译的经典，是用藏文写成的，流传于我国藏族、蒙族地区；傣传佛教使用的经典是巴利（Pāli）文原典，没有翻译成傣文，但有许多傣文的佛教著作，流传于我国云南省西南部傣族地区。中国佛教的特点是三系并存，文献资料齐全，这在佛教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三种传承的佛教彼此之间有许多不同之点，所以它们的传入、传承和发展的历史，需要分别来叙述。下面就是这三大传承佛教的史略。

## 第二节 汉传佛教史略

佛教究竟是于何时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比较可信的只有两种，即一是西汉末年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Indo-Scyths）使臣伊存向秦景宪口授浮图经<sup>①</sup>，是为中国有佛教之始。二是东汉明帝刘庄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个高大的金色人，颈项放光，飞行殿前。第二天，他问群臣：这个梦是何征兆？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只有太史傅毅答复说：“臣闻西方有

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可能即是此神？”刘庄听了傅毅所说，即认为有可能，于是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方（印度）求取佛法。他们在月氏国遇到了两名梵僧，一名迦叶摩腾（Kāśyapa Mātanga），一名竺法兰（Gobharana），就邀请他们二人到中国来弘法。他们同意之后，用白马驮经，于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来到了中国当时的首都洛阳，并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有佛教之始。

上述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正确？很难断定。但是第一种说法，被学术界所承认，而第二种说法则在佛教徒当中流传最广。笔者认为：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传入中国，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不久就存在，不过没有人正式传教罢了。因为当时从中亚一些佛教国家到中国来的商人很多，他们肯定会将自己的佛教信仰带到中国来，民间肯定会有人受他们的影响而信仰，不然的话，傅毅又从何得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呢？这只能是从民间听说的。佛教是在两汉之际正式传入中国，那是确定无疑的。

佛教最初传来时，因为经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所以被当作一种外来的神祇来崇拜，等于当时在社会上普遍流传的黄老仙术一样，或者也有人们认为信奉佛教之后，能够消除灾祸。公元2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中亚佛教国家的僧人来华译经和传教。据史书记载，最早来中国译经的是安息国（Parthia）的安世高和月氏国的支娄迦谶（Lokakṣema）。他们二人先后翻译了一批经典。由于经典多了，佛教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亦为之改变，即由认为是外来的神祇一变而成为有高深哲理的宗教，人们知道它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文化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既可以作为精神寄托而信仰，也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来研究。因此它得到了许多社会上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可。

汉制不准汉人出家，但在当时却有一位汉僧，他的名字叫“严佛调”。至于他是从谁出家的，史无记载，只知道他是淮南（今安徽凤

阳县)人,聪明好学。他出家之后,还学了梵文(Sanskrit),与当时在洛阳经商的安息人安玄一起译过经。他自己还有佛学著作,可以说他是汉传佛教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

东汉末年,战乱频起,群雄割据,社会很不安定。因此有些对佛学有研究的人只好逃离家园,例如有名的翻译家支谦从洛阳一带逃到了江南,后来他在吴国从事译经工作,为吴国的佛教做出了很大贡献。

10 三国时代(公元220-265年),佛教得到了发展,汉制不准汉人出家的限制被打破,出家的人和寺院的修建越来越多,但当时只有魏吴两国有佛教,远在西南的蜀国则未听说有佛教流行。公元250年(魏嘉平二年),印度僧人昙柯迦罗(Dharmakāla)来华,为汉人传授戒法,是为中国佛教有传戒之始。在受戒的人中,有朱士行者,曾在洛阳一带讲《道行经》(《般若经》的一种)。他总觉得经意未尽,文理不通,乃发愿西行寻求大本,于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步行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果然写得大本《放光般若》九十章,共六十余万言,由于小乘学人的阻挠,未能及时送回汉地。直到公元282年(西晋泰康三年),他才派他的弟子十人将经本送回汉地洛阳,而他自己八十岁时却死在于阗。朱士行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僧,他的成功,对后世西行求法的人影响很大,所以两晋时期,西行求法的人很多。

吴国的佛教,除前面说的支谦曾做出巨大贡献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康僧会。僧会本是康居人,其父因为经商,原住天竺(印度),后又来到中国的南海一带。僧会从小就在中国,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幼年时代,因父母双亡,就投入佛门,对佛法进行深入研究。公元247年(吴赤乌十年),他到达吴国的建邺(今江苏南京),深得孙权的信任,孙并为他修建了一座佛寺,取名“建初寺”,是为吴国有佛寺之始。这样,吴国的佛教也就逐渐的兴盛起来了。

西晋(公元265-316年)建都北方,一共只有五十一年。由于

五胡十六国互相争夺，战争连年不断，使佛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即是如此，而佛经的翻译工作仍未间断。如敦煌人竺法护（Dharmarakṣa），出家之后，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三十六种语言，将流传于西域各国的经典，尽量地收集，运回敦煌，毕生从事翻译事业。他一共译出各种经典175部，是鸠摩罗什（Kumārajīva，公元344—413年）来华之前翻译佛经最多的人，被人称为“敦煌菩萨”，也可以称为大译师。

东晋（公元317-420年）偏安于江南，北方仍为十六国的天下，但这时南北两地的社会比较安定，因而佛教都十分兴旺。南方的佛教中心是江西庐山和建邺（今南京）两地，都集中了许多佛教人才，译出许多经、律、论；北方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汇集中外学者多人，以鸠摩罗什为主，亦译出大批经、律、论。译典一多，佛教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亦多起来，这样就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即义理之学（简称“义学”）。当时社会上玄学很盛行，佛教界又出现了一批既谈佛学，也谈玄学，或者玄佛混谈的人，支遁（支道林，公元314—366年）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东晋时代，佛教界因受曹魏时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影响，许多人都踏上西行求法的道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结伴四人，从长安出发西行，前后十一年，途经三十余国，先在印度朝礼佛教圣迹，并获得一些经、律，之后又渡海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回到中国，与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公元359—429年）合作，在建邺译出了他带回的大部分经典。

在北方佛教界，这时还有两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第一位是佛图澄（Buddhacīngā，公元232-348年），印度人，梁《高僧传》卷九说他“诵经百万言，善解文义”。公元310年（晋永嘉四年），他来到中国的洛阳，本想立寺弘法，但因战争，未能如愿。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屯兵葛坡（今河南新蔡北），乱杀百姓，许多僧人亦不能

幸免。佛图澄冒着生命危险，直奔石勒的军营，以灵异<sup>②</sup>感化了石勒。从此石勒不再乱杀人，事无巨细，无不先请教佛图澄而后行。澄劝石勒多行仁政少杀人，因而即将被杀的人都得救了。石勒死后，其子弘立不久就被石虎废黜。石虎对佛图澄更加尊重，奉他为“国之大宝”。佛图澄以灵异化人，实出于不得已，佛家称之为方便善巧。其实他道德高尚，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据梁《高僧传》卷九说，从其受学者数百人，门人数以万计。所有州郡，皆立佛寺，共有八百余所，由此可见其在中国北方的巨大影响。

12 第二位是释道安（公元314-385年），中国人，东晋时代的著名佛教学者，俗姓卫，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扶柳人，出生书香门第。他七岁读书，“再览能诵”<sup>③</sup>，十二岁出家，曾从佛图澄受学并得戒，成名之后，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僧团。因社会不安定，他带领僧团到处流动，最后到了襄阳（今属湖北省），住下之后，讲学著书十五年。他在襄阳时，名士习凿齿在给谢安的信中说道安是“非常道士（修道之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sup>④</sup>在习凿齿的笔下，道安领导的僧团，好似释迦牟尼佛领导的僧团，不相上下，完全符合“六和敬”<sup>⑤</sup>的原则。其时在长安称帝的苻坚曾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sup>⑥</sup>其后不久，苻坚即以武力取襄阳，将道安接到长安，住五重寺。道安受到苻坚的极大尊重，他就仗着苻坚对自己的尊重，为佛教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现在中国出家人姓“释”，就是道安规定的。由此可以看出道安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之大，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无人可比的。他被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

南北朝时代（公元420-589年），先后169年，国家政权更迭无常，而南北佛教的发展亦各异其趣。总的来说是南朝的佛教界注重义学，而北方的佛教界则注重修禅。南朝以建邺（今南京）为首都，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方十六国逐渐由魏统一之后，先是

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又以洛阳为首都。先是统一的北魏，后来魏分东西，不久东魏被高齐所代替，而西魏则被宇文周所篡夺。南北两地的佛教都很繁荣，译经事业都未停止，只是多寡不同而已。南方的著名译师有求那跋陀罗（Guṇabhadra）、僧伽婆罗（Sanghapāla）和真谛（Paramārtha）等，而北方的著名译师则有菩提留支（Bodhiruci）等。南朝诸帝都支持佛教，特别是梁武帝萧衍，原来是信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公元504年（梁天监三年），他忽然放弃道教信仰，改信了佛教，并为此发出了一道诏书。从此他开始研究佛学，修建寺院，甚至登座讲经说法。他生活俭朴，自己吃素，还下诏书命全国僧徒亦吃素。他曾四次舍身为寺奴，每次都由朝中大臣们用重金把他从寺院赎回，如此等等。

梁灭陈兴之后，陈代诸帝虽不如梁武帝那么虔诚，但他们信佛的作法，有些是效法梁武帝的。从出家人数和寺数讲，北朝因为地域宽广，僧数和寺数可能要比南朝多，但是南朝的佛教发展是一帆风顺的，而北朝的佛教在169年中，曾两次遭到打击：第一次打击是北魏太武帝灭佛法；第二次打击是北周武帝灭佛法。佛教经过这两次打击，损失惨重，如寺院被废除，经籍被焚毁，僧尼被迫还俗。特别是第一次打击，还有许多僧尼被屠杀。这种打击，佛教界称之为“法难”。幸好，两次打击的时间都不长（约两三年），待下一位皇帝继位后，佛教的发展又恢复正常了。

佛教进入隋朝（公元581-618年）之后，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主要是由于隋文帝（公元581-604年）杨坚和隋炀帝（公元605-618年）杨广父子二人的大力支持。杨坚为何对佛教如此支持？这可能与他小时候受佛教影响有关。他母亲是在一座尼庵里生他的，他又是在尼庵中长大到十三岁才回家的，所以他做了隋朝的开国皇帝之后，大兴佛教，那是不奇怪的。他究竟为佛教做了些什么？据有关史料记载：杨坚前后三次下诏书，在全国各地建舍利塔一百多座，修建寺院四五千所，度僧尼数十万人，写经四十六藏，还修治破旧经典3853部。他的儿子



杨广所做的佛教事业虽不如其父那么多，但也不在少数。

隋离佛教传入中国已近六百年，在此六百年中，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互相吸收和融会，已达到成熟阶段，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隋代开始成立了中国佛教的宗派——天台宗和三论宗。宗派的成立，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在隋代，佛教界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那就是“三阶教”，创始人是信行（公元540-594年）。最初，三阶教的影响比较大，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后来因为被说是异端而遭到禁止，但三阶教信徒众多，财力雄厚，一时无法禁绝，直到唐朝才被禁绝。

隋代佛教界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件事，那就是静琬和尚创刻的《房山石经》。起初，静琬的想法很简单，即南北朝时，佛教遭到魏武和周武两次“法难”，经籍被焚，他就想将佛经刻在石板上，即使再有“法难”，经书被焚，石板上还有经书作样本。他的这一构想和创  
<sup>14</sup> 举，竟延续了一千多年，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的文化财富。

隋灭唐兴之后，佛教仍兴盛不衰。唐朝（公元618-907年），先后289年，共22帝，分初唐、中唐和晚唐，其中初、中两个阶段，可以称为“盛唐”。佛教在盛唐时期，兴旺发达，西域和印度僧人来华译经和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都很多。禅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和密宗，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在西行求法的人中，成就最大的是玄奘，他在印度留学回来之后，共译经论75部，1335卷。其次是义净，所翻译经、律、论和他自己的著作共61部，239卷。外国来华的僧人译经最多的是不空金刚（Amoghavajra，公元705—774年）。到了晚唐，佛教又遭受一次重大打击，这就是唐武宗（公元841-846年）消灭佛教，称为“会昌法难”。这次法难的损失，比魏武和周武两次法难更甚，损失更大，因此佛教开始走下坡路。

五代（公元907-960年）至两宋（公元960-1279年），佛教虽存在，但无多大起色。隋、唐两朝建立起来的八个宗派，有些已经是有名无实了。原因是唐武宗灭法，典籍被焚，只有禅宗一派独盛，因为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在这个时期，天台宗曾一度有复兴的趋势，但不能与初创时期相比，而且内部意见分歧，分所谓山家派和山外派。就是在这个时期，佛教界提倡一种新的修持方法——禅净双修，就是既参禅，也念佛。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现在许多禅寺，设有念佛堂。

元代（1271-1368）崇尚喇嘛教，当然汉传佛教也存在。到了明代（1368-1644），太祖朱元璋曾想改革佛教，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把僧人分为禅、讲、教三类。“禅”，就是指修禅的人；“讲”，就是指讲经说法的人；“教”，就是指为人做佛事，进行超度或祈福的人。朱元璋这样一改，反而把佛教越改越乱，因为其中为人做佛事的僧人，等于将佛法作为商品卖钱，于是腐败也就随之发生。话又说回来，明代也出了几位有名的高僧，如株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和智旭（1599-1623），他们都是道德高尚或学识渊博的人物，为明代佛教增添了一些光彩。

有清一代（1644-1911），佛教衰微至极。从名义上讲，还有几个宗派在活动，如禅宗、律宗、天台宗、贤首宗、净土宗等，其中禅宗出了两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他们是通琇（1614-1675）和道忞（1596-1674），前者被封为“国师”，后者被封为“禅师”，但两人的名声都不太好。传说他们仗势欺人，强占别人的寺产。律宗有一位读体律师（见月，1601—1679），著有《传戒正范》四卷，这部书影响比较大，直到现在，佛教界还采用。天台宗有受登（1607-1675）和灵乘等人，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宗派。华严宗比天台宗似乎还强一点，主要人物有续法（1641-1728）、通理（1701-1782）等人，前者著作较多，其中《贤首五教仪》一书，成为后世学华严宗的入门课本。净土宗有实贤（省庵，1686-1734）其人，比较出名，著有《劝发菩提心文》，以发心八相、十因<sup>⑦</sup>为内容讲出一番道理，在佛徒当中颇有影响。原来的八宗就剩下以上五宗了，但在清末，唯识宗又有一点起色，这主要是安徽人杨仁山居士（1837-1911）从日本取回有关唯识宗